**《潭水记》**

晨雾漫过桃花潭的水面时，我正站在踏歌台的石阶上。带着潭水特有的清冽气息，露水打湿了裤脚，像极了祖父书房里那方砚台晨起时的模样。

石阶缝隙里嵌着些细碎的青石板，是去年修缮时特意保留的旧物。指尖抚过那些凹凸不平的纹路，记忆里七岁那年，也是有一个雾气濛濛的清晨，祖父牵着我的手在这里辨认石刻。他的手掌粗糙，带着常年握笔磨出的厚茧，划过 “汪伦送别处” 几个字，水汽氤氲：“你看这‘送’字，笔画里都是舍不得。”

那时我不懂，只觉得潭水悠悠的，映着祖父的白发像团棉花。他却说这潭水记得事，记得一千多年前那个春天，汪家先祖提着酒壶在岸边跺脚唱歌，送李白上船。“不是哭哭啼啼的送，是敲着船帮唱着歌送，” 祖父蹲下来，用拐杖在泥地上画着节奏，“客人要走，心里再舍不得，也要笑着端酒。这是咱汪家的规矩。”

身后传来木桨划水的声音，是三伯公摇着乌篷船来送新鲜的菱角。他穿着靛蓝布衫，船头放着个竹筐，菱角的尖角刺破晨雾探出来。“阿砚，你爸让你去祠堂帮忙摆桌子呢。” 三伯公的声音洪亮，惊飞了水边的几只白鹭。

我应着，转身往祠堂走。石板路被晨露洗得发亮，倒映着两边的粉墙黛瓦，像一幅没干的水墨画。路过二婶娘家的杂货铺时，门 “吱呀” 一声开了，她探出头来塞给我两个茶叶蛋：“刚煮好的，带回去给你爷爷。” 茶叶蛋的香气，混着门前桂花的甜香，在雾气里漫开。

祠堂前的晒谷场上已经热闹起来。几个叔伯正搭着临时的木台，婶娘们端着瓷碗穿梭其间，碗里盛着切好的米糕和腌菜。穿藏青色马褂的七爷爷正指挥着孩子们贴对联，红纸黑字在白墙前格外鲜亮。“左边再高些，” 他拄着龙头拐杖指点着，“要让祖宗们看得清楚。”

我帮着把八仙桌摆成四方形，桌角都垫着碎花布帕子。这是奶奶们传下来的讲究，说方桌四角要平稳，就像做人要方正。摆到第三张桌子时，看见祖父坐在门槛上，正给几个孩童讲着什么。孩子们围成一圈，手里攥着糖葫芦，亮晶晶的眼睛盯着祖父手里的那本线装书。

凑过去听，是那熟悉的汪伦与李白的故事。祖父讲到李白写下 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 时，小侄子突然举手：“太爷爷，潭水真的有一千尺深吗？” 祖父笑了，眼角的皱纹里盛着阳光：“那是说情谊深呢。就像你二爷爷在上海住院，咱们全族凑钱给他治病，这就是情谊。”

日头渐渐升高，雾气散了，潭水露出碧绿的底色。族人们陆续到齐，按辈分坐下时，谁坐上位谁坐下首，不用人说都各知其位。开席前，族长领着大家往祖宗牌位鞠躬，三个鞠躬的幅度都一样，腰弯到九十度，停顿的时间分毫不差。这是祖父教我的第一课：礼不是做给人看的，是放在心里的。

酒过三巡，七爷爷提议行酒令。他先念了句 “桃花潭水育英才”，三伯公立刻接道 “汪氏门中出贤才”，引来一片喝彩。轮到年轻一辈时，堂哥掏出手机查诗句，被爷爷用烟杆敲了手背：“自家的故事都记不住，查那些旁人的句子做什么？” 堂哥红着脸放下手机，想了想说：“去年送阿妹去外地上学，她哭鼻子，我想起爷爷说的，笑着给她塞了包家乡的茶叶。”

满座都笑起来，爷爷却点点头：“这才是好句子。”

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祠堂，在青砖地上投下木窗的影子。我望着那些或苍老或年轻的面孔，忽然想起城里同事说的 “人情淡薄”。他们总说现在过年都没味道了，可在这里，摆桌子的规矩、敬酒的顺序、甚至连孩子们抢糖果的样子，好像都和小时候没什么两样。

散席时，小侄子拉着几个伙伴跑到踏歌台边，学着大人的样子跺脚唱歌。他们的声音奶声奶气的，调子跑得没边没沿，却把潭水都惊动了，荡开一圈圈细碎的涟漪。

我站在岸边看着，看他们踩着那些被千万双脚打磨过的石阶，看他们的影子落在潭水里，和千年前的月光、和祖父的白发、和我小时候的脚印重叠在一起。潭水依旧悠悠的，映着蓝天白云，也映着孩子们通红的脸蛋。

忽然就懂了祖父说的 “记得”。有些东西，潭水记得，石阶记得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踩在老地方长大的孩子记得。就像那两个茶叶蛋的温度，像对联红纸的颜色，像送别的时候，眼里的不舍和脸上的笑容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我又走到踏歌台。潭水被夕阳染成金红色，远处的乌篷船摇着橹归来，船头的渔灯像颗星星。祖父不知何时站在我身后，手里拿着那方砚台：“来，给祖宗们写幅字吧。”

我接过砚台，墨香混着潭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提笔时，忽然想起早上三伯公船头的菱角，想起二婶娘的茶叶蛋，想起孩子们跑调的歌声。于是蘸饱了墨，在宣纸上写下：“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家情。”

墨迹未干时，听见岸边传来孩童的笑声，惊得水面的余晖一阵摇晃，像极了当年汪伦踏歌的节拍。